

漫談文藝與科學

甲
凱

文藝不是科學，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，但文藝可做科學化的研究，也是識者所不能否認的。

把文藝當科學來研究，首先我們要了解應用和理論的區別。文學中有接近大眾的一部份，如詩詞、小說、戲曲和小品，這些屬於創作或欣賞的東西，都是藝術的，也可以說是應用的。文學另有更深入，更獨立的一部份，如「文藝美學」、「作品研究」、「文學史」和「傳記學」等，需要有專門的學識纔能做深遠的研究，這就屬於「文藝科學」的範圍了。

■ 作者的研究與作品的研究

談「文藝科學」除了先要把「應用」和「理論」加以區別，還要將作者與作品分開。例如對於李白，一般人或樂於讀他的詩，或喜歡看他的故事。然而致力於一般文藝科學者，却不得不注意李白所處的時代，所有的遭遇，以及研究他的哲學，人生觀、身世、遺傳、個性和心理等。愈詳細的分析，愈能對他增加了解，也愈有資格批評他的作品。這就好像一個化學家分析某一種物質的成分一樣，由分析的所得，才可以明白其構成的真象。西洋人研究莎士比亞或歌德一流的文豪和作品，往往對其個人的一切下極大的功夫。採用的方式也多用考據，只是他們的方法更新，走的途徑更廣，立的目標更大，而且每經時代思潮的洗禮，便採取新的努力方向。不像我國的考據學那樣保守和狹隘。所以說如把考據學列入文藝科學的範圍，他們的方式是比我們所用的較為進步而深廣些。

由作者的研究，進入作品的研究時，要求其源頭的敘述和系統的究竟，所以文藝科學的主要部門是科學的文藝史，作者或作品的批評史，以及所謂新傳記學（異於諛媚死人的碑傳）。這三種學問都應隨了時代而演進，隨時隨地要有新的理解，新

的發現。以科學的文藝史而言，目前西洋人的著作，有重在精神史者，有重在藝術史者，有重在課題史者，有重在種族史者，有重在風格史者，由於研究的目的不同，可產生千百種不同的着眼點，而任何一種着眼點，都可以做深而窄的研究。科學是愈分愈細的，也是最重客觀的，在客觀的觀點下選擇小題，為科學的基本原則，「文藝科學」自不例外。

■ 我國有無文藝科學？

在歐洲，文藝科學大致奠基於十九世紀，德國的考白石坦（Koberstein），舍洛（Scherer）為其主要人物。廿世紀的狄爾泰（Dilthey）寫了一本「生活體驗與文藝創作」，曾使此種學問面目一新，其後作者輩出，成績斐然。我國清季乾嘉學者治學態度，謹嚴認真，絲毫不苟，其縝密之程度，很像十九世紀德國舍洛一派的學風。可惜在當時經學的籠罩下，一切的努力難以逃出其範圍，因而他們的成就局限於文字和訓詁一方面，不能作更寬更遠的展開。事實上，我國人做學問重視功夫而詘於創新，這種毛病早在章學誠時代就已很顯著了。他曾說：

「今之博雅君子，瘦精勞神於經、傳、子、史，而終身無得於學者，正坐誤執求知之功力，以為學即在是爾！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相同，學不可以驟幾，人當致乎功力則可耳，指功力以為學，是猶指稊黍以為酒也。」

疲精勞神以治學，功力雖深而成果則未可必，如果不知治學方法而妄指稊黍以為酒，實是很愚蠢的事，如何算得上學者？！所以章學誠又說：

「近日學者風氣，徵實太多，發揮太少，有如蠶食桑葉而不能抽絲。」

這是一針見血的話，把當時學者常犯的病症診斷出來。其實何只那時如此，即在今日這種毛病仍是有的。現在有些人對於學問生吞活剝，撫拾他人牙慧，當做自己的珍寶，完全違背了科學「創造規律而不做規律的奴隸」的原則，但這些人却偏偏張口科學，閉口科學的講個不停，難怪真正的文藝科學不能發達了。試以文學史而言，最早寫中國文學史的人為日人古城貞吉和英文翟理斯（Alleu Herbest），其後國人風起雲湧，大寫此類東西，迄今也已有兩三百部，但其中有幾部是有份量而且合乎文藝科學的作品？因襲仿作，食而不化恐怕也難脫章學誠所說：「蠶食桑葉而不能抽絲」的批評罷！不過，近數十年，中國總算已受到了科學的洗禮。文藝科學雖不發達，也已萌芽，這塊園地只待有心人去耕耘罷了。

■ 文藝批評也要科學化

有人說我國沒有文藝批評，其實不是沒有批評，而是缺乏科學化的文藝批評。批評照希臘文的字義是謂：「判斷」(Krinein)原有主客觀之分。主觀的批評是由批評者的個人立場為出發點，每受感情所左右當主觀的成分過重時，自然與科學的性質相違反。客觀的批評則必須力避個人立場之存在，一切求其客觀的真象，完全是理智的而不是感情的。客觀的批評又可分為消極與積極：消極的批評只論對象的缺點而不提供建議。積極的批評則必須闡明對象價值的所在，進而指出應有的趨向。批評家的特點，第一要有客觀的觀察力；第二要有高度設身處地的體會。遇有批評的對象，立刻能將客觀的觀察，納入一定的公式中，分析或歸納出一個結論。所以雖在千載之下，可上議於古人；雖屬至親好友而不作阿諛之論，務求其產生一種正確的效果，這纔是科學化的批評而不是諂媚人的標榜。

■ 綜合與分析

凡是科學，其研究工作的進行，大半不出綜合或分析的方式。這種方式，有時可呈現一種時代的意義。以我國的學術史為例。宋人的理學是綜合六朝及唐以後釋道的思想而成，不論其宇宙觀或性理論，每多摭拾佛道學說以賦予中國經書一種更深奧的意義，這便是綜合精神。明清之後，漢學發達，如戴震，段玉裁之治經；錢大昕，趙翼之治史；俞樾孫詒讓之治子；郝懿行，朱駿聲之治古詞典，多半趨於窄而深的研究，富有分析的精神。雖然當時的學者未必自知做學問的方式合乎科學，但他們的成績是由不違反科學原則而來是無可否認的事實。今日科學發達，綜合分析之外，輔助方法更多。研究各種科學的人，自當多方採用，恪守原則，始可有所底成。否則，在學術方面的成就恐怕追不上乾嘉學者，更不要說現代歐西科學潮流了。

■ 「以文學為生活」與「為生活而文學」

文學雖是一種深專門的學術，但也具有廣泛應用的性質和功能。因此它是任何一種的專家學者都應該涉獵的。我們常見有些所謂專家們，除自己的專業外，其他一切茫然無知，這是何等可惜的事。一個物理學家，他可以不懂農業或經濟，但他絕對不應該不懂文學。在人類生活中不懂文學所造成的缺憾，比不懂歷史、哲學、以及任何其他學問要嚴重的多。王國維曾說：

「職業的文學家，以文學為生活；專門的文學家，為生活而文學。」

職業的文學家是終身從事文學的人，他們必須做窄而深的研究，以文學為生活，自不待言。至於其他專業的人，則為了生活上的需要，也不得不接近文學，欣賞文學或應用文學。這是無可避免的，並且也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。因為當你了解文學愈深時，你的生活愈益豐富。英國大詩人吉辛(George Gissing)曾很驕傲的說：

「我慶幸我是一個英國人的理由之一，是能夠談到屬於自己本國語言文字的莎士比亞作品。」

我們中國人如何呢？也許當我們多懂一點司馬遷，李白，杜甫，李清照時，纔會了解吉辛的話實在意味深長！覺得唯有涵泳在屬於自己的文學領域裡，纔是真正的幸福。

■ 醫學界也有文學家

醫生與文學的關係如何？在過去中國的國醫，寫的字如不够瀟灑，連他開的藥方都少人信用。沒有國文程度，當然更不要說去研讀「素問」、「難經」、「金匱要略」諸書了。不過這是中醫的事，且不去說他，讓我們看看西醫的情形：

天花疫苗接種者勤納(Edward Jenner)為一能寫詩的醫學家，曾以「知更鳥之細語」知名文壇。

德國外科名醫斯吉勒(Schiller)能以燦爛的文筆寫抒情詩，民謠及短篇故事。

「敲診」的發明者高爾斯密士(Gold Smith)為十八世紀對醫學有特殊貢獻的人物。他的文章幽默、生動、多愁善感。以所著小說：The Vicar of Wakefield 馳名文壇。

哈佛解剖及生理名教授荷爾邁司(Holmes)善撰小說，擁有很多讀者。

當然，以習醫而享文學之盛名者，還是推濟慈(Keats)和毛罕(Maugham)。

濟慈為十九世紀歐洲家喻戶曉的詩人。他先學醫，然以詩才馳名於世，所著「夜鶯歌」風靡世界文壇。他的詩中充滿想像，情感，具有繪畫的境界。可惜上天嫉才，不幸早逝(廿六歲)，死後，墓碑刻：「一個落花流水無名小卒安息之地！」

毛罕為小說家，第一部名著為「理查」，出版後再寫「人性枷鎖」(世界名著，曾拍電影，在臺已映)，奠定其文壇地位。他嘗以為如不學醫則其文學生命早已枯萎這不僅是經驗之談，而且說明了學醫者與文學的關係是多麼的密切。

生活體驗人人有之，唯醫生所見最為深刻，所以以醫生的人生觀察而致力於文學，其成就自然更不同凡響了！

